

尊敬的師父上人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中午好！請坐。

今天下午兩個小時的時間，我們來分享「和諧家庭」這個題目，這個題目很大、很寬泛，我們能說到什麼程度就說到什麼程度。家庭這個問題，就目前來看是一個大問題，家庭的問題很微妙，現在很多家庭不和諧，做為我們學佛的同修，應該擁有一個和諧的家庭。怎麼樣才能擁有一個和諧的家庭？就是要處理好家庭成員之間互相的關係。在這個問題上，我沒有什麼太好的經驗和做法告訴大家，把我的一些教訓也好，還是經歷也好，告訴給大家，以我為鑒，就是好的地方大家可以學習，不好的地方大家不要學習。我說別人的家庭，可能說不太明白，說我自己的家庭，我能說得清楚。因為我是一個比較坦誠的人，沒有什麼隱私，我就把我是如何處理家庭問題的經驗也好、教訓也好，如實的告訴給大家。

我的家庭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家庭，上次我來曾經講過，我的老伴，我都愛稱叫老伴子，我的老伴子是一個精神病患者。四十四年來，我們在一起生活，經歷了種種的磨難，和各種各樣的風風雨雨，現在是平安的過來了。因為四十四年前，我老伴得了精神病，在那種時候，他的爸爸媽媽非常痛苦，因為他是一個獨生子，老人家覺得，就這麼一個寶貝兒子，病到這種程度，老人覺得沒有指望了，將來養老送終也沒有人了。他的父親看了他半年，自己就得了高血壓病，剩下媽媽；一個是年齡大，一個是身體也不好，沒法照顧他。因為那個時候他很少認識人，不能見人，家裡的玻璃、照人的鏡子，凡是能照人的東西，統統的都得用牛皮紙糊上。因為這樣，他見不著人就沒有特務，就是在鏡子裡他見著他本人也是特務，他

也說他自己是美利堅合眾國派來的特務。就是這樣，所以對外窗戶鏡子糊上，對內，照人的鏡子糊上，就是在這個小黑屋子裡，爸爸媽媽和他在這裡生活。因為這裡不見別人，看不見特務，他相對來講能好一些。

因為我們曾經是同班同學，他得了這個病以後，當時我剛参加工作不太長時間，他進工廠，是一九六一年進工廠，當工人的，我是一九六四年高中畢業的，然後到學校去當老師。就這樣他得病的時候，大約是一九六六年，他具體從什麼時候發病，誰都弄不清楚，因為也不懂這個事，也沒注意。後來已經很嚴重了，經過醫院診斷，他是屬於狂想型精神病，他不能見人。所以這樣就很限制他的行動，也限制家裡人的行動。那個時候他夏天如果要是往外跑，他基本都是跑高粱地和苞米地，因為高粱地和苞米地高，鑽到那裡去，他見不著外面的人，那裡沒有特務，就是這樣。當時因為，爸爸媽媽有時候他都不認識，不認識的時候也得問，你哪國派來的特務？來執行什麼任務？所以那個時候，我在小學當老師，後來我就半天上班，半天去他家，替他爸爸媽媽照顧他。後來我的同學在一起就說：「素雲，咱們班妳很善良，明華病到這種程度，妳嫁給他吧，總得有人照顧」，我說那好，我就嫁給他。就這樣，我到他家裡跟爸爸媽媽說，你們兩位老人不要發愁，我嫁給他，我來照顧他。兩位老人當時就哭了，說「孩子，那我們不是讓妳跳火坑嗎？他現在已經這種程度了，能不能治好、能治到什麼程度都很難說。」我說總得有人照顧他吧，就這樣，我們一九六六年就結婚了。

我為什麼結婚比較早，這是一個非常主要的原因，因為照顧他不方便，你一個大姑娘大小子，老是鑽高粱地、苞米地，那不好辦，很不方便，後來就乾脆結婚，夫妻就好照顧了，你往哪鑽我就跟你往哪鑽；不是說你領著他上哪兒，他跟你上哪兒，而是他往哪兒

跑，你得跟著他跑。我現在想起來真是有點後怕，精神病人跑的速度特別快，一般人攆不上，我那時候怎麼攆他、怎麼追他的，我怎麼照顧他的，我現在想我怎麼過來的！真是有這種想法。所以就是這樣，我和我老伴子結婚以後，他屬於一個非正常的人，他的為人處世、思惟狀態和正常人是完全不一樣的。我們結婚的時候他病很重，我們結婚那天他犯病了，他就把主持婚禮的人塞到桌子底下去了，不讓出來，說美利堅合眾國派來的特務干擾婚禮。好在那天他認識我，我說你認不認識我？他說我認識。我說你認識我，你得把他放出來，沒有他主持婚禮，咱倆非法。他問我，他不是特務嗎？我說他不是特務，他不是你家的親戚，給咱倆主持婚禮嗎？他說我怎麼覺得他是美利堅合眾國派來的特務？我說他不是，我給他做證，他不是特務。完了問我，那妳是不是特務？我說我不是特務，我今天不是你的新娘嗎？妳是我新娘。就這樣，因為認識我，聽懂我說的話，把給我們主持婚禮這個親屬放出來，我們結婚當天就是這種狀況。

結婚以後，他的思惟和正常人不一樣，有些時候，因為我在家是老姑娘，也比較嬌生慣養的。原來是受爸爸媽媽姐姐的寵愛，冷不丁結婚以後，環境一下大變樣，我什麼都要依著他，然後還要照顧老人，不讓兩位老人替他操心。就這樣有些時候他鬧得太厲害，我也想不明白、也想不通，就覺得這種生活簡直是從天上掉到地下去了。但是想，那個時候不懂什麼緣分不緣分，就是心地比較善良，覺得你看他這樣，總得有人照顧他，所以就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倆由同學變成了夫妻，生活在一個房簷下。那個時候他有很多怪異的行為，他和正常人不一樣，當時有些時候，我想不通的時候和他辯駁辯駁，就說你這樣做不對。後來我想，他本身是一個非正常人，你和他爭什麼，哪能論出個理來？乾脆，你就是咱們劉家的真理。

我有時候開玩笑，我說你就叫劉真理吧！你說的什麼都是真理。所以就這樣，我就改變我自己的性格，你說什麼我都依著你。後來我們同學都說，素雲妳變化太大了。我說那怎麼辦？我說明華說這個雞蛋是樹上結的，我趕快接下話，對，還有把呢！這樣他就高興了，你順著他說。所以就這樣，就一直生活到現在。

後來可能是感動了天和地！我上次講過，因為那時候他吃的藥都得我吃，我不吃他怕藥死，他不吃。大夫告訴我，那種藥我不能吃，吃了會發胖的，治精神病的藥，正常人是不能吃的。我說他不吃，我必須得先吃。所以他所有的藥都得經過我，那都不是品嚐，都得經過我實踐。然後他問我，「妳死沒死？」我說沒死，這是給你治病的藥。「妳再吃，我再看。」我又吃了，待會兒，「妳沒死啊？」我說沒死，這樣他才吃。所以那些年，他所有的藥都是我先吃，他後吃。但是我同學都說，妳一片善良之心感動了天和地，咱們同學比較起來，妳們家是最幸福的，老人像老人，孩子像孩子，這麼和諧。那個時候，就是很多同學都羨慕我家。當時有了第一個孩子（姑娘）以後，老人代我看孩子，我那個時候很省心，我就是天天上班，因為那時候當老師教學，家訪。我沒事的時候，我基本是在學生家裡轉轉，老人幫了我很大的忙，所以我非常感恩我的公公婆婆。我就用我這個特殊的家庭，可能不能代表全面，我跟大家說說，怎麼樣處理這個家庭的關係。

譬如說我和丈夫的關係很難處，你按正常人的關係去處理我倆的夫妻關係就比較難，因為正常的夫妻，你可以互相商量，有事情可以探討，然後誰對誰錯，按誰的辦，這就好說了。因為他不正常，你不能跟他，商量不出個啥理來。一開始我就你說什麼都依著你，後來他病逐漸逐漸好了以後，我就想不行，這樣有點太慣著他了，不管家裡外頭都他說了算，有些事情說不過去。後來有些事，我

就跟他討論討論，但是到現在為止，四十四年過去了，我倆之間基本沒有任何問題通過討論可以討論通的，就是到現在也是這樣。你要說這個事情怎麼回事、如何如何，他有一百個理由在那等著你，我要說一句，他能說一百句。所以現在我又改變了，我說既然那時候我能改變我自己，能讓他的病好到這種程度，那現在我繼續改變我自己。所以這麼多年來，應該說我們夫妻的關係是比較和諧的，雖然有些時候也有過爭吵、也有過不愉快，但是很快就過去了。現在他管我叫老伴子，我管他叫老伴子，這麼大年齡了（他比我大三歲），到這個年齡不就是老伴嗎？彼此作伴。

有些時候他說妳要不在家，我還真不適應；妳要在家，妳別管著我，妳要管著我，我又不適應。所以我現在我在家我不管他。然後我走了，他怎麼不適應？他說妳要是不在家，我怎麼覺得家裡空落落的，晚上睡覺我不敢閉眼睛。我說都這麼大歲數了，幹嘛？怕什麼呀？他說不知道。他說妳在家，妳在沙發上睡（那是廳裡），妳給我當廳長，給我當門衛，我在屋裡睡，我就覺得可踏實了，因為我外面有門衛，把門的。妳要不在家，我就覺得外邊沒有把門的了，所以有些時候就睡不好覺。有時候也半開玩笑的說，譬如說我要出來了，他不攔著我，但是告訴我早去早回。我說好，我要能三天回來，我絕不四天回來。就是這樣，所以他對我還是滿支持的。

如果說夫妻關係要是處理不好，整個家庭的關係就不太好處理。譬如，就我的家庭來說，上有公公婆婆，下有兒子姑娘，三代人住在一起。我是結婚以後，一直到我公公婆婆去世，我們是一直生活在一起，從來沒有分開過。我對我公公婆婆非常依賴，在公公婆婆面前我是小孩。我公公婆婆要是想上農村親戚家串門，我得說，你等我放假。當老師不是有寒假暑假嗎？公公婆婆要串門，我讓他們寒假暑假去串門，到時候我放假了我得跟著。所以農村的親戚都

說，這老劉太太一來，帶了一個加強排。你看老太太一去串門，有時候我丈夫也跟著，我跟著，再加我姑娘兒子，我們四口全跟著，所以農村親戚說，帶了一個加強排。就是這樣，我們關係是非常融洽的，跟老人住在一起，跟婆婆在一起一共生活了二十二年，跟公公在一起生活一共是十八年。整個這些年頭過去了，回過頭來想，我有很多做得不到位的地方，但是自己感到能夠安慰自己的是，自己對老人還能盡到一分孝心。但是現在要是對照《弟子規》來講，那是差得很遠。如果那個時候我要接觸到佛法、接觸到《弟子規》，可能這個兒媳婦會做得更好一些。

有人說，兒媳婦和公公婆婆的關係難處。我沒有這種想法，我也沒有這種感受。因為公公婆婆對我特別好，我對公公婆婆也好，真是這樣的。因為我丈夫是這種情況，我在這樣情況嫁給了我的丈夫，公公婆婆總覺得我是他們家的大恩人。誰家的姑娘，尤其我婆婆說：「小雲，妳也不缺鼻子、不缺眼睛的，一表人才，妳怎麼能嫁給一個精神病？」我說因為我倆有緣分，可能是哪生哪世大概就注定了，今生我倆要做為夫妻。就是這樣，在這種前提下，我公公婆婆對我好的程度，我可以怎麼形容？我自己的父母對我好都沒有好過我公公婆婆對我。我結婚十五年，我沒有做過飯，不是我懶，是我婆婆不讓我動手，我要一到廚房，我婆婆在那做飯，馬上就說：「一邊玩去吧，這沒妳事。」我就像小孩一樣一邊玩去。吃完飯了，你看看，剛結婚的時候那就是公公婆婆，然後我丈夫我們四個，吃完飯了我刷刷碗還是應該的吧？吃完飯了，我剛一動手，要把飯碗拿過去，婆婆又說：「一邊玩去吧，這活不用妳幹。」所以說我結婚十五年，我沒有做過飯。好也不好，到現在我還笨得不會做菜做飯，因為我婆婆沒讓我做過，我沒學會。我跟婆婆就學會了一招，包餃子、拌餃餡、烙油餅，我就學會了這兩招，現在技術也退

步了。

這樣我跟公公婆婆在一起生活了這二十二年、十八年，我沒覺得和公公婆婆在一起不方便。說實在話，那時候應該是條件很差，我家那個房子是炕，北方不都是炕嗎？一鋪炕，中間擱個板隔上，公公婆婆睡這屋，我和丈夫睡這屋，就這條件，但是我們從來沒覺得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不方便、怎麼的了，沒有這種想法。到後來條件改善了，公公婆婆住一個屋，我和丈夫住一個屋，那個時候大屋是十二米，小屋是六米，我和丈夫住六米的小屋，公公婆婆住那個大一點陽面的屋，就是這樣，條件在逐漸改善。如果說讓現在的年輕人，我們在一起嘮的時候，我說我不太理解，你們怎麼就和老人弄不到一塊去？就這個，到現在我都不完全理解，我覺得和老人在一起非常好，我心裡踏實，我上班我什麼都不用惦念著。有孩子以後，都是公公婆婆帶，一點不用我操心。除了孩子住院以外，需要我去醫院裡照顧以外，其他的時間就是我出差，出多長時間都不受影響，沒有公公婆婆，我不可能這麼放心的去上班、去出差。所以說公公婆婆和兒媳婦的關係，如果是雙方都坦誠、都真誠的去對待對方，沒有處理不好的。因為我婆婆對我就好到這種程度，我也是人，人心都是肉長的，婆婆公公對你好，你不可能感受不到。

我還記得一個小事情，那時候我膽非常小，我家住在四樓，我下班晚了，要黑天了，我自己不敢進樓棟，不敢上樓。每到那個時候，我公公是在晾台上接我，一看我拐過樓角就喊：「小雲，別害怕，我在這等妳呢。」看老爺子在晾台上坐著等我。然後一進門洞門，老太太，我婆婆就說：「別害怕，家門開著，我在門口等妳呢。」就是四樓的門開了，婆婆在門口等我。就這樣，兩個老人這樣對待我，我怎麼能對老人不好？所以後來我的同事，就前幾天，我一個好朋友上我家，跟刁居士說，就說我，「她做的事情太多太多

了，她講出來的太少太少了。」因為我那老同事和我在一起工作了十幾年，不到二十年也差不多，他非常了解我。所以那個時候他說：「素雲，那時候妳對公公婆婆那個態度、那個孝心，讓我們大家非常感動。」因為老人他總有老的時候、總有病的時候、總有去世的時候，反正我覺得我盡心盡力去辦了，老人走的時候沒有什麼遺憾。我也覺得盡量去做，沒留什麼大的遺憾，但是小的遺憾也有，因為對照《弟子規》我就覺得我做得很差。我和公公婆婆的關係就是一直是這樣。

所以很多人都說，妳們家怎麼能夠，婆婆和兒媳婦能處到這種程度？我的想法是什麼？因為我丈夫是獨生子，我公公婆婆沒有姑娘，人家不說姑娘（就是女兒）是媽媽爸爸的小棉襖嗎？我就跟我婆婆說，妳沒姑娘沒關係，我既是兒媳婦，我也是姑娘，我就是你們的小棉襖。實際是公公婆婆給我的關愛關照太多，我對他們的奉獻很小。因為那時候就忙著工作，有時候很粗心，想不到。所以現在我就跟一些年輕的佛友也好、還是我的同事、還是我的學生，我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，我就跟他們說，我建議你們，能夠好好的善待你的公婆、善待你的父母，因為人都是雙重父母。我舉個例子，我跟他們說，譬如做兒媳婦，跟丈夫要說話的時候，尤其在不高興的時候，可能都是這種語言：你媽怎麼怎麼的、你爸怎麼怎麼的。我舉這個例子恰不恰當？妳們考慮考慮妳們的周圍，妳們自己的家和妳的周圍，是不是這樣說？妳把它改一改不就親切了嗎？「咱爸、咱媽」，妳這樣說多好，妳丈夫一聽他心裡也暖乎乎的。那妳丈夫要跟妳說話的時候也是妳爸如何如何、妳媽如何如何，妳聽著也不舒服。如果雙方都把這個關係拉近，都稱呼對方的爸爸媽媽就是自己的爸爸媽媽，就一字之差，可能你把整個關係、把整個氣氛都改變了，這不是很簡單的事嗎？有什麼做不好的？



有的人跟我說：我做不到，我心裡這麼想，我到時候努力去做，但是我一看（甚至有的說話都是很苛刻的）、我一瞅我就來氣，我那氣就不打一處來，我就叫不出來咱爸咱媽，我能說他爸他媽、你爸你媽那就不錯了。就是這樣的。所以你對比一下，你換個角度，你有父母，你孝不孝順你的父母？譬如說，咱們先說女同志，妳孝順妳自己的父母，妳愛妳的丈夫，愛妳的丈夫同時，妳應不應該感恩妳的公公婆婆，沒有妳的公公婆婆，妳能有這麼一個好丈夫嗎？所以妳愛妳的丈夫，妳更應該愛妳的公公婆婆，因為是他給了妳這個好丈夫，給了妳這個美滿的家庭。妳這麼一想，妳對妳的公公婆婆的感情可能超過對妳父母的感情，妳這樣想他不融洽、不和諧都不可能。因為老人他會有切身感受的，他看到妳這樣對待他，他的心裡是暖乎乎的，他不會覺得冰涼涼的，是不是這樣？因為我們都想，人都有老的時候、都有病的時候、都有走的時候，妳看到妳的父母、妳的公公婆婆，他們在一天天變老，妳就應該知道妳也會走這條路，有一天，妳會像他們一樣，妳也希望妳的兒女們孝順妳、對妳好，同樣的道理。所以公公婆婆和兒媳婦的關係不難處，這個問題主要看咱兒媳婦的態度。

但是我接觸到的佛友，她舉過什麼例子？有的做為兒媳婦跟我辯論，說「劉姨，妳說的，讓兒媳婦對公公婆婆好，行，我就不是發自內心的，哪怕我虛情假意的，我裝，我也可以去做。但是我們家那老太太、那老爺子，那個偏心眼我受不了。」我說妳說說怎麼偏心眼？「他向著他姑娘」，說公公婆婆向著姑娘。然後我說妳在家，妳也有弟弟妹妹、弟媳婦，那妳弟弟、弟妹怎麼來說妳爸爸媽媽對妳？這每個家庭關係都是一樣的，妳認為妳公公婆婆偏向他自己的姑娘，不向著妳，妳有什麼例子？她說有點什麼東西都掖著、藏著的，我說那個東西都是身外之物，老人掖著藏著的，他就藏著

唄，因為他年齡大，他的習性也很難改。他喜歡姑娘就給姑娘唄，我說不喜歡給妳就不給妳，妳是學佛的，妳為什麼要爭這個？妳爭了又能怎麼樣？就是這些個關係，妳說是不是可以捋順？

譬如說，兒子對於自己父母，那面就對自己的岳父岳母，你都以同樣的心情去處理問題，完全可以處理好。反正我家老伴子，雖然精神狀況不好，但是他對他的爸爸媽媽、對我的爸爸媽媽非常孝道，真是盡到了晚輩的孝道，我非常讚歎他這一點。我跟我老伴說，你真了不得，你不但對你的爸爸媽媽好，你對我的爸爸媽媽也那麼好。我爸爸媽媽最後去世的時候，要按我們北方人的話說就得濟了，真是都得我老伴濟了。他在身邊盡心盡力的去照顧，照顧我的媽媽、照顧我的爸爸，尤其他照顧我媽媽那一段讓我非常感動，一般的兒子都未必能做到，他做到了。所以我就想，這不彼此互相影響嗎？我對我的公公婆婆好，我老伴他不可能對我爸爸媽媽不好，這相輔相成的。這樣的老人舒心的晚年，因為他覺得兒女都挺孝順的。你這樣做，你家庭關係就和諧了！

再一個就是和子女的關係。譬如像現在我們已經是公公婆婆了，我也有女兒，對女婿來說我是岳母，我老伴是岳父，你就這種關係能不能處理好？我想能處理好。我這人雖然比較笨，我比較直，我對一些事情很少動腦去想我應該如何、我應該如何，我不會打算。但是我就一條，就是一個大的原則、大的理念，我對人真誠，我不管對誰，家裡人、外頭人，我都真心相對，我錯了是我認識錯了，對了是我認識對了，我絕對不對任何人虛情假意去說假話。所以我覺得，家庭關係就是從你自己做起。咱們家裡如果五個人、六個人，或者是現在三口之家比較多，從咱們自己做起。譬如說男士你是學佛的，你就想，一定要當好家庭這個頂梁柱；女士妳學佛，妳想我一定要當個賢妻良母，這樣你的家庭關係肯定是非常和諧的。

現在有很多不和諧的因素是什麼？我周圍我能接觸到的事，我把它歸納歸納，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錢！你們想想，每個家庭鬧矛盾，這好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。譬如說夫妻兩個玩心眼，這都是我們北方話，什麼呢？都各有隱私，我的錢，現在有個詞叫AA制，夫妻之間也AA制，我說這個挺新鮮。我家我告訴你們，後來我說如果要說AA制，我家是純粹的AA制，好像又不是純粹的AA制。我告訴你我們家怎麼回事，就是在經濟問題上，因為我老伴不是非正常嗎？所以他的工資我們家是一分錢不花，都是他的零花錢。從一九九七年開始有工資卡、工資折，就到現在，我沒認識他的工資卡、工資折啥樣，從一九九七年到現在，他每個月開多少錢我不知道。後來我問他，「老伴子，你現在工資多少？」他說對妳保密。保密就保密，我都不認識。我說你那工資折啥樣，我看看行不行？「不用，不給妳看，我自己收著。」我說好好好。所以從一九九七年到現在，我老伴的工資折一直是他自己收著，每個月的工資都是他自己當零花錢。他要是給家買點什麼東西，就是一年多以前還這樣的，現在改變了。一年多以前，如果他給家買點菜，買兩個饅頭、買兩根黃瓜，我這舉例子，一進門就告訴我，拿黃瓜就這樣，「報銷、報銷」。這是為家服務了，買回來了，我得給他報銷，完了我得表揚他，我說老伴再給你長點利息。所以他買什麼我都多給他錢，你就這樣高興，他下次再買。但是我從內心出發，我不想就說摳他這點錢，你非得如何如何，因為什麼？因為我覺得我老伴，他是在企業退休的，企業的工資比較低，尤其我們北方，企業不太景氣，他工資比較低。他現在的工資好像是一千多一點，具體數我說不出來，大概是一千多。他本來工資比我的工資低，他就有點心理不平衡，你再去摳他這點錢，他不更不平衡了嗎？所以家裡的一切事我老伴都不管。

前些日子發生一件事，我兒子說，這不公平吧？開玩笑跟他老爸說。怎麼回事？我老伴家裡的親戚，一個小侄媳婦生孩子，我說過去看看。那時候正好我手裡沒錢，我說老伴，借點錢，我下月有錢我還你。我老伴說，「行，我去取工資」，取回來八百塊錢給我，他說就給妳這些，這個月就八百。我說好像一千來塊錢吧，是不是一千，我就想拿一千。他說就這八百，就給我八百。那行，我就拿著八百就去串門去了，就給他這小侄媳婦。完了還正好弄電視，整那個數字電視，又花了六百多塊錢，我說老伴，再借點錢，完了我一堆還你，又借給我六百塊錢。這兩件事辦完了，後來我有錢，我就還給他了。正好趕上我兒子在我那，我兒子說，「媽妳借我爸啥錢？」我就跟我兒子說。我兒子說這也不合理，爸那不是你家親戚嗎？那老劉家的親戚。完了我老伴說啥？「你媽也姓劉」。對，你看人家說得沒錯，對不對，因為他姓劉我也姓劉。完了我兒子說，「你家親戚，你不張羅去看，我媽張羅去看，完了還得管你借錢，然後我媽還得還你」。我說沒關係，你爸我倆就是這樣的。我兒子說，「那電視都你看，我媽人家都不咋看電視，那你說整這個數字電視，我媽完全可以不弄，那不是為了你才弄的嗎？」我老伴說，「那大家看，你媽給我我就要，不給我，我沒逼著她要」，說沒逼著要。

因為有一件什麼事？有一次我借他五十塊錢，我真忘了，那不是故意的不給他，我欠錢我還，完了我忘了以後，什麼時候管我要的？三十晚上。兒子、兒媳婦、孫女都回來了，要吃年夜飯了，我老伴說，「我得跟妳說說」，我說你跟我說啥？「妳還欠我錢沒還，今天年三十妳得還我」。我說你趕上黃世仁了？我怎麼不記得我跟你借啥錢了？後來他說，「妳還讓我想！」想想，我說我實在想不出來，你給我提個醒。他說五十塊錢。後來我想起來了，我說

老伴對不起、對不起，我得趕快還你，因為明天就初一了，今年欠的錢我一定今天給你還齊。就這樣，我年三十還我老伴五十塊錢。後來我跟我老伴說，以後，你在年三十之前，我要忘了的你提醒我，你都知道我的性格，我不會借你錢不還，你別趕到年三十要，那我心難受，你說我今天怎麼成了楊白勞了？就是這樣的。所以你說這個關係，如果你要是不能正確處理，那我倆肯定因為這事打起來沒完，對不對？憑啥一個家庭，你的錢你零花，家裡什麼光都借不上。

有時候，我也有煩惱的時候。就是兩年前，有時候我有煩惱，我跟我老伴發牢騷，我說老伴，我覺得太不公平了，你說經濟上我扛著，這個家我得管，精神上還得折磨著，這種身心疲憊，你得折磨我到啥時候？我說四十來年了，還得什麼時候是個頭？完了他說什麼？「妳到西方極樂世界就出頭了」，告訴我到西方極樂世界出頭了。人家說的，你聽句句都在理上。而且告訴我，「沒有我妳能成佛嗎？師父講法說了，不磨不成佛，我得磨妳，磨到最後的結果妳成佛了，所以妳到西方極樂世界成佛的時候，妳第一個要感謝的是我，是我助妳成佛的。」我說太有道理了，大善知識。那時候沒有從心裡這麼認識，嘴上這麼說，心裡不服氣，你可把我坑苦了，還大善知識！我當時就是這種心態。但是我現在的心態是真實的，真是這種想法，沒有他這四十四年給我出難題，出了小學題出中學題，中學題出完了出大學題，然後出碩士生的題、出博士生的題。人家都說，妳現在修行在進步，那我出題也得進步，妳現在都博士要畢業了，我能給妳出小學題嗎？就得出博士題。那個博士題出得真難，真難逾越，有時候我都有點灰心，過不去了，一咬牙，佛友們一鼓勵、一支持，一下子也就過來了。過來以後就覺得雨後天晴，天空是那麼燦爛，陽光是那麼明媚。所以現在我就覺得，就最近

這一年多點時間，我真是生活在快樂當中，那種煩惱、不愉快、身心疲憊那種感覺就沒有了。所以我體會到了學佛的快樂，因此我對學佛這個信心是堅定不移的。

咱們接著說家庭關係。我的工資我怎麼處理？我的工資，我到現在為止我說不出準確數，可能你們聽了都覺得好笑，妳自己咋不知道妳工資多少？因為我的工資，現在叫折是叫卡，叫卡好像是。從二〇〇三年開始到現在，一直是在我兒子、兒媳婦那負責管理，我不管理這個。我為什麼不管理這個？我覺得麻煩，這是一；第二，我兒子沒有正式工作，我兒媳婦工資也不高，我孫女上中學，她需要錢，我就想，別讓孩子們為難，拿過去吧，你們負責管理，我這面繳電費、水費、電話費，給我這個繳完就OK了，我啥心也不用操，就是這樣。那個時候在沒有拿到我兒子、兒媳婦那之前，我的工資在我手裡，一點我也沒攢下；人家都攢錢，我沒有，我腦子裡沒有攢錢這概念。那個時候我的錢真是都給外面花了，就是誰沒有錢，就大道上走的，我不認識那人，我遇到了，我都領家去，真是有衣服我給他衣服，有錢我給他錢。他們都知道我沒有錢，我從來沒有把這個錢、這個財看作是一回事。剛才尤居士說，「劉老師，您要有機會，您講一講這個財的問題。」我說我腦子裡沒這概念。所以我上次來講的時候，可能就沒涉及到財的問題，因為在我腦袋裡沒裝這個，我沒把它當過事，我覺得錢財都是身外之物。

我記著我那次給大家舉了個什麼例子？就是一個老菩薩，她有很多錢，她是搞醫的。然後她病重的時候，她就給她的兒孫們分錢，沒分均勻，有的分得多，有的分得少。分完了以後，這些兒孫們開始打仗，就把這個有病的老太太摺在一邊，沒人管她，就打這經濟官司，為什麼你分二十萬，我分十萬，互相的就這個事糾纏不清。後來又到抽屜裡去翻，看看老太太還有沒有，翻出來十萬多塊錢

的各種各樣的券，據說這個券也能換錢，現在又開始分這個券。分這個券，老人家就在一邊，她都聽著也看著了，所以老人一口氣沒上來，應該說就氣死了，這麼有錢一個老人家就氣死了。氣死了以後，這些兒孫們沒有時間管她，因為人家這面券還沒分明白，所以就匆匆忙忙的把老人家就送到冰櫃裡去了。我們學佛人知道，那不就是寒冰地獄嗎？因為她嚙氣以後就送到這個地方去了，所以當三天，要出殯的時候，從那個冰櫃裡把她那個叫什麼，是棺材還啥，就那種東西拉出來的時候，老人家的兩隻手，從那個棺材的兩邊摳出了十個洞，把手從棺材伸出去了。為什麼？因為她的神識沒有跳離她肉體的時候，就把她送到冰櫃裡去，她是非常非常痛苦的，她在痛苦掙扎的時候，她那個手就抓兩邊的棺材板，就抓透了。你想一個那麼大歲數的老太太，她有多大勁，她不痛苦到一定的程度她能摳出去嗎？就這樣把兩隻手從棺材，手指頭就伸出去了。你說我們學佛人想想，多麼悲慘，老人家念了一輩子佛，最後臨走的時候，就因為這個財產問題沒有處理明白，兒孫們不服氣，打仗，就把老人弄到這麼種悲慘的結局。當時我聽完這個，因為是真人真事，我聽了以後就非常慶幸我自己，我說那我做對了，我啥積蓄也沒有。

上次我講過一次，有的佛友勸我，讓我弄過河錢。我不懂啥叫過河錢，他們說妳走的時候、往生的時候，往外發送妳也得需要錢。我說這個事我都沒考慮，我腦袋裡都沒有，可見我都簡單到啥程度了。然後我拜佛的時候，我不知道冥冥中誰提醒我的，我想是佛菩薩在提醒我，就四句話，說「我有蓮花台，何需過河錢，一心為眾生，彌陀來安排」，就這四句話。是不是佛菩薩點化我的我說不清楚，但是我覺得這四句話我挺喜歡的。第二天我見著佛友，我跟他們說：你們淨瞎操心，弄什麼過河錢，我把我自己交給阿彌陀佛

、交給眾生了，我的事由阿彌陀佛來管，這些事都不需要我操心。我跟孩子們都說，我走了一切從簡，什麼都不需要。你們要是能想得通、理解我的意思，包括骨灰都不要保留，沒有用。你就火化以後，從那個大煙囪裡爬出去以後，虛空法界都是我的故鄉。幹嘛整那麼一個小匣子裝在那裡，整那一個小洞洞，把這小匣子裝在小洞洞裡，然後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，一個挨一個、一個挨一個？要是關係處理好還行，要處理不好到那還老打仗。我活著的時候我也不會打仗，我到那我不會跟誰打仗，他們要打仗他也鬧我，你還不如讓我自己走。我就是回西方極樂世界，那些地方都不是我去的地方。你說這樣多簡單！

所以我說家庭關係處理不好，第一個要素就是錢的問題，咱們能不能把這個東西放下。錢是好東西，還是壞東西？我覺得錢這個東西，你說一點沒有，不客觀、不現實，因為我們需要生活，生活你一點錢沒有你怎麼生活？就是這樣的。但是錢多了我覺得是禍害，它會招來禍殃的，真是的。可能我這樣說，有的人說，「因為妳沒錢妳才這麼說」，我不是，我有錢沒錢都是這個觀點。「積福積德不積財，積財是個大禍害」，這是我看佛經我理解的。譬如說你給你自己積什麼？你給你的兒女積什麼？你給你的子孫後代積什麼？積德、積福，不要積財，積財你留給他們以後，最後往往導致的是矛盾，互相怨恨，現在你看我們周圍很多事情不是這樣嗎？所以這個問題，大家提到日常上來，一定要學佛學出智慧來，怎麼樣把這個問題處理好。

有的人說，「那要是沒有錢，總覺得心裡不踏實」，剛才尤居士我們就在門口說這個問題的時候。我說沒有好，一點負擔沒有，你都不用擔心小偷來偷，因為小偷來了你沒有，他沒啥可偷的。我也上次跟大家講過，碟裡好像也說了，我家曾經去過兩次小偷，什



麼也沒偷去。據人家警察同志說，小偷主要偷錢，他不要你的東西。我家也沒什麼值錢的東西，更沒有錢，所以小偷翻了四個小時，據警察分析，沒有四個小時翻不到那種程度。翻了四個小時，把我的床都翻個個，佛堂也翻了，沒翻去什麼，可能人挺不高興的就走了。後來警察去了我說，我也不知道誰來的，來了我要知道我得給人家道歉，你說讓人家費了四個小時的時間來翻，太難為人家了，然後我就六百塊錢放在表面還沒拿。因為我給我兒媳婦準備生小孩，我攢了六百塊錢，就擱在明面上放著。那警察問我，「妳有錢嗎？」我說有六百塊錢。他說那肯定沒了。結果一看，還就在那放著，沒拿走。警察就問我，「老太太妳說說，翻到這種程度，這六百塊錢為啥沒拿走？」我說我給你們答案。第一，那小偷良心發現了，所以你看這家翻了半天，就這六百塊錢，你還不得給人留點生活費，拿走了人家家擱啥生活？所以良心發現了，就把六百塊錢做為生活費給我留下了，我說這是第一。第二，人家覺得太少了，翻了四個小時才六百塊錢，不值得一拿，就沒拿走，就這兩點原因。那個警察都笑，說老太太，妳咋這麼好的心態。我說那有什麼不好的心態？拿去了他需要，他該拿，他就拿去；他沒拿，他給我留下了，我謝謝他，我這個月生活費有了，就完了，你要真都給我拿去，我那個月真沒生活費。你看人家小偷也通情達理，你家裡沒人，人家要是拿不就拿走了？所以咱也得感恩人家。在這個問題上，我說好像是笑話，實際不是笑話。我周圍有好多有錢的，我也看到他們是怎麼樣過日子，他們快不快樂；我周圍也有好多沒錢的，我也看到他們是怎麼過日子，他們快不快樂。現在你就這麼一條說，有錢的也好、沒錢的也好，如果這個「錢」字你放不下，都煩惱，都生活在煩惱當中。

有一個企業家，我不知道人家有多少錢，反正那一次不知道一

個什麼因緣，帶我們到他那個，不是住的別墅，是辦公又是休閒娛樂的地方，幾層樓我都不知道，沒數過來，好像領我們轉來轉去，都高檔裝修。然後那次我們嘮嗑的時候就說起這個遺囑，我順口就跟他們說，二〇〇五年我病重的時候，我給孩子們寫了一個遺囑，非常簡單，我就跟他說說我這遺囑怎麼寫的。我就說孩子們，媽媽一生清貧，沒有任何財富留給你們，如果說媽媽留給你們什麼，就四個字，「阿彌陀佛」。認識了，媽媽留給你們的是無價之寶；不認識，媽媽什麼也沒給你們留。這就是我那時候都認為我那次可能得走，所以我就寫了個遺囑，這就是我給孩子們的遺囑，我就跟那個企業家說了。我說我這個遺囑後來被一個老大姐看見，感動得都哭了，說「素雲，妳看誰寫遺囑這麼寫？」我說我不知道別人寫遺囑都寫啥，我就這麼寫，因為我就要囑咐他們這個，沒啥可分的、沒啥可搶的、沒啥可鬧的，乾淨利索。我說就把老媽這把骨頭折騰出去一火化，一切都完了，就很簡單。完了那企業家說，「劉大姐，我太羨慕妳了」，我說你幹嘛羨慕我？他說我那遺囑，告訴我寫這麼厚一本還沒寫完。我說你有啥寫的，寫那一本還沒寫完。他說打字，就這麼跟我比量，這麼厚一本還沒寫完。我說寫什麼這麼多？他說就這一部分，全是財產分割，還沒分割明白。我說你太慘了！那還得寫幾本能把這個東西，這個遺囑寫明白？到時候你走了以後，誰來宣讀這個遺囑？這個遺囑怎麼辦？還得拿公證去，還得怎麼整，誰來落實這個遺囑？麻不麻煩！他告訴我，就這一棟樓都是他的，有什麼打球的、什麼游泳的，反正整個那樓裡就是設施很豪華，就是這樣的。完了我一對比，你說我有什麼感覺？我比他快樂，我比他幸福，我沒有他這麼多煩惱。你看他這麼有錢，他告訴我，他說劉大姐，我現在每天都生活在煩惱當中。因為當時我看他身邊的夫人好像是年齡不大，又有孩子，我估計大概是很難辦，要不

怎麼分那麼一厚摞還沒分割明白？所以就這個我就想，我真慶幸我學佛了，我把這個問題看破了，我放下了，我就不在這方面操心了，多好！如果有一天我走了，我無牽無掛，真是無牽無掛。

現在我的東西，衣服什麼的，誰來，誰需要什麼誰拿什麼。我本來就沒什麼衣服，結果現在佛友們管我，「來香港，不行，得給妳打扮打扮」。這不你們，如果上次有來聽過我講課的，你們記得吧，這個襯衣，外面我套著一個運動服，這次來，因為是熱天，運動服脫家了，這件還就穿著，就穿這個舒服、得勁，你要給新衣服，給沒給我準備？佛友都給我準備了新衣服，有的都是高檔名牌，不行，我穿不習慣，我說我穿這衣服我出不了家門，還是都放著，以後誰需要給誰。我現在就陸續的在往外結緣，送佛友們給我的這些衣服，包括我自己原來的衣服，我說誰需要誰拿。這樣等我走的時候我多輕鬆，我既沒有財產分割，什麼都沒有，我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我就不會牽掛，「我走了以後，兒女們能不能打仗，怎麼怎麼」，不用牽掛這個了。因為他們都知道老媽沒有什麼東西，也不用翻，我那都是明面的。我現在就有一百零八本阿彌陀佛，我寫的那個阿彌陀佛，這是我的財產，就這個。上次我來的時候給師父上人帶來一本，就是我一百零八本的第一本，我給師父帶來了，我現在家裡還有一百零七本。這一百零七本阿彌陀佛幹啥？等我往生的時候發給佛友結緣，就完了。你說你是一篇也好，還是一本也好，哪怕是一行，我和佛友結緣，我結緣是結阿彌陀佛，我沒有任何東西，多輕鬆、多愉快。

所以錢的問題，如果是你家裡因為這個問題有矛盾，我勸從咱們佛友這做起，放下。譬如說妳丈夫願意管錢，讓他管，不是餓不著妳、凍不著妳嗎？可能有的佛友笑了，心裡說，「我對他不放心」。別不放心，有啥不放心的？如果他要是真心誠意的對待妳，

妳不放心妳看也看不住，妳徹底的對他放心，真誠的去對待他，可能妳就把他感化過來了，他就為這個家了，他就琢磨這個家了，真是一個辯證的道理。有的佛友說，「不行，這錢我得把著」。妳累不累得慌？那個錢可是最髒的，妳天天摸錢，妳手上都沾細菌。咱們能省事就省事是不是？難得有個愛管錢的，讓他管。這個問題往往咱們女同志可能是多一點，捨不得撒手，這個財權。捨不得撒手這個財權妳就累得慌，妳就煩惱多，最起碼妳得算計我這個錢怎麼花、我怎麼存？我存什麼樣的折？什麼定期的不定期的，反正大概是挺麻煩，妳還得上銀行去辦，又整這卡那卡的，妳說麻不麻煩。妳想想，妳走那一天妳能帶去嗎？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。所以交權，徹底的交。像我有的佛友說，妳這權交得是太徹底了，啥都交了。我真是，一切我都交了，我說我把我自己都交給阿彌陀佛了，我還有啥不可以交的？你說我整那點錢，攥啊攥啊，攥得我手心直冒汗，有啥用！我說我不幹這事，我現在特別省心。所以沒有錢，我也沒啥花銷的，我就記著老法師說，有多大力量辦多大事，我有十塊錢我辦十塊錢的事，有一塊錢我辦一塊錢的事，沒有，「阿彌陀佛」，我啥事沒有，我今天更輕鬆、更自在，真是挺好的。

所以我勸，如果家庭矛盾是因為錢的問題引起的，不管是男同志也好、女同志也好，只要是咱們學佛的佛友，你試試從你這做起，你把這個權放下，你會感到非常輕鬆。但是很多人放不下在哪？現在有一種狀況，就是跟我說的佛友，無非就是有沒有外心。我在這都坦誠的跟大家交流。有的佛友跟我說，我老公外面有人，我的權要交給他，他不都給那個人了嗎？我說如果說他給那個人了，那是他前世欠人家的，他這一世他得還人家。他現在有這個關係，一個是他欠人情債，一個是欠人錢債，還唄，妳不讓他還，妳怎麼讓他了？欠帳得還，妳得認，認了、受了。我們的佛友不服氣，「我

憑啥，他是我丈夫」，我說那不但妳丈夫欠人家錢，妳可能也欠人錢，為什麼找到妳頭上？所以妳如果做為一個學佛人，這個帳妳不認，妳也了不了，妳也成就不了。妳把這個事情衡量衡量、掂量掂量，哪個大、哪個小？妳是攥著這點錢、這點財死死不放好，還是把它放了以後，妳今生了脫生死成佛好？咱們學佛人不就這麼一件大事嗎？你有個金山銀山，你到六道裡去輪迴去了，你跑到三惡道去了，有什麼用！你多少生多少世多少劫再能遇到佛法，太難太難了！所以咱們要把這個大事和小事給它區別開，分開，你掂量掂量。如果咱們就是，我就是一般的念念佛，看別人信佛我也信，我也念念佛，就僅此而已，那我說這些你肯定聽不進去；如果你今生就是要了脫生死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你完全可以放下。一開始放的時候很難過、捨不得，得有一個過程，等你放下以後你回過頭來再看，「我過去那麼傻，我幹嘛要抓住這個不放，我要知道這麼瀟灑、這麼自在，我早都把它放了」。

咱們再說說男士。男士主外，女士主內，咱們現在有些時候都顛倒。男士你如果把這個家頂起來，你在外面把事情都處理好了，你妻子又賢慧，你這個家庭肯定是和諧的。夫妻之間，我主張別揣心眼，因為你們家庭和我家庭不一樣，我那是非正常家庭，你們都是正常家庭，正常家庭就更好辦了，夫妻之間坦誠相待。譬如說，我明明知道我丈夫在外面如何如何，我不揪你的小辮子，我不拿這個事老提溜你，一說話、一生氣了就說你如何如何、你怎麼怎麼的。不要拿人家的缺點、弱點當你手裡的小辮子提溜，愈提溜他離你愈遠。因為周圍的佛友有這樣的例子，我們有的佛友就是問我應該怎麼辦。

我記得我上次舉過這個例子，就是一個佛友，她的丈夫和兒子，她們三口之家過得非常幸福。她是十八年前嫁給丈夫的，丈夫當

時有個一歲的兒子，這個丈夫的前妻和另外一個人跑了，就把丈夫和兒子扔下了。咱們這個佛友挺善良的，就經常去幫著照顧他家庭，照顧這父子倆，後來有感情就組成了一個家庭，十八年來一直過得非常好。咱這佛友確實人品很不錯，她為了照顧這個兒子，她自己沒要孩子。現在就跟我說這個事的時候，她兒子十八歲，完了前妻回來了，找她要丈夫、要兒子。她上我那問我，「劉姨，這個事我該咋辦？」你們上次如果有聽到的，記不記得我怎麼給解釋的？我說什麼叫丈夫？她說丈夫就是老公。我說這是新名詞，我給妳解釋解釋，這個丈它是表示距離的，一丈遠，夫是妳的夫君。在一丈之內他是妳的老公、是妳的夫君，一丈之外，他願意是誰的是誰的，我說妳幹嘛放不下？當時有好幾個佛友在那聽了以後笑得前仰後合，說我們頭一回聽說丈夫是這麼解釋。我說別人咋解釋的我不知道，我就這麼解釋。妳說妳硬想拽著他、管著他，不讓他倆見面，現實嗎？妳能老看著？腿長在他身上，妳靠看能看住嗎？完了她說，「劉姨，那怎麼辦？」我說妳要問我，還給她，丈夫也還給她，兒子也還給她。十八年妳問心無愧，妳把丈夫伺候得這麼好，把兒子伺候大。她兒子和咱們這佛友關係特別好，所以她捨不得。她說我伺候他十八年，孩子跟我感情這麼好，我怎麼能把他放手。我說妳要聽我的勸，放手，妳把丈夫和兒子還給她，她還是一個完整的三口之家。完了她說一句，「劉姨，那我呢？」我說難得妳清淨念佛，妳任務完成了，回過頭來好好念佛、成佛。可能就我這個話，大概是打開了她心結，我估計以後大概處理得比較好。所以現在，前妻也不要丈夫、也不要兒子了，還是她們這三口之家，還是過得挺幸福，你說多好。如果當時她要這個問題處理不好，那肯定她和那個前妻，她倆就得打個沒完沒了的，這個丈夫站在中間為難不為難，那個是前妻，這個是後妻，兩個都捨不得那怎麼辦？兒子，這

面是親媽，這面這個比親媽對他還好的媽，你說兒子怎麼辦？大家都難。結果這麼一處理，好了，前妻人家離開了，她們的三口之家照樣過日子，這有多好！

所以有些事情就看你的念頭怎麼轉。我跟大家說，我為什麼敢跟你們說這些事。那天哪個佛友問我，他說劉姨，上次我聽妳說了一句，我好像沒完全聽懂，但是我好像也明白那個意思。我說我坐在這裡和你們說的時候，因為這些事情我都經歷過了，如果我沒經歷，人家說那沒攤到妳身上，攤到妳身上妳就不這麼說了。我可以坦然的告訴你們，我都經歷過，因為我經歷過了，我原來想不明白的時候，我那種鬱悶的心情已經達到頂點，我也在哪盤碟裡曾經說過一句，我曾經想過自殺。就是這樣，一點一點一點，佛菩薩加持。這是一點也不假，真是加持，在我最困難、最想不通的時候，我想從樓上跳下來的時候，是佛菩薩點化了我，救了我。因為我想，我家供佛，我是學佛人，我要是自殺了，我對別人是什麼影響？誰還敢學佛。人家都不管怎麼樣，還不是太有名，一般認識我的人也不少，尤其是在省政府工作，人家說省政府誰誰誰、什麼什麼人跳樓自殺了，你說那影響多壞。所以是我第一想我家供佛，別人來了一看，她家供佛，她咋還自殺？就這麼一個念頭把我轉過來了，否則我肯定那天從七樓跳下去，就是這樣。當我經歷了這麼些痛苦、這麼些磨難以後，再佛友跟我說那些事情，我非常理解，我理解他們的心情，我告訴他們你應該怎樣轉念頭、怎麼樣來處理這個問題。

人生就是苦難，你面對也好、不面對也好，你想逃避你都逃避不掉，你必須得坦然面對。所以當我把這些都坦然面對，我過去以後，一切都轉變了。家裡也和諧了，丈夫也轉變了，彼此之間，你也知道關心我，我也知道關心你了。那個時候，我在病最重的時候

，我老伴因為他一個是不正常，另外他那個時候不知道關心我。我到北京看病去，我出發的時候，我不知道我還能不能活著回到哈爾濱，我姑娘帶我去的時候我確實有顧慮，我都想，那時候我姑娘沒結婚，畢竟是孩子，我想她帶我到北京去，一旦我死在北京，這孩子怎麼辦？她不得嚇壞了嗎？我想讓我老伴跟我姑娘一起陪我上北京。我老伴沒去。那個時候我特別傷心，在我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時候都不管我，那個時候確實有一種恨氣、有一種怨氣，就想這麼多年的夫妻，怎麼連這點感情都沒有，就是這樣。那個時候因為有這種怨氣、有這種恨氣，所以怎麼看他都不順眼，就跟他勁上了。現在想通了以後就想，人家給妳出考試題，妳咋不感謝人家？妳上道上去找，說你們誰來給我出點考試題，妳給人錢妳都請不來。妳說這不請，人家天天給妳出，可以說四十四年，妳要能找出哪一天，從早晨到晚上睡覺，一道題沒給我出，幾乎沒有，而且那個難度是逐漸在增加。現在我不過來了嗎？我過來了，我這麼輕鬆、這麼自在，我不感謝我老伴我感謝誰？所以你說還有啥過不去的？

這個關係你處理好，就是關於那方面那個事情，你考慮社會大環境的影響。年輕的，包括一些歲數大的，他那種誘惑，當他一旦把握不住自己的時候，他就很容易陷進去，陷進去以後他很難自拔。咱們就舉這麼個例子，我就舉我老伴我倆的例子，假如說我老伴在某方面犯了毛病，如果我就是跟他打、跟他鬧，結局就是拜拜，就是分手，沒啥說的。如果那個結局，你說對孩子有沒有影響？肯定這個家就破了，就破裂了，就沒有這個家了。雖然後來老人不在了，如果老人在，我肯定顧慮老人，我不能讓老人傷心，老人不在，按道理我應該沒有顧慮，但是我想不行。首先我想，因為我丈夫他不正常，他犯錯，允許他犯錯、允許改錯，我真是這樣想的。現在他自己把這個事情能夠徹底的發露懺悔，都讓我出乎意料之外。



有一天，我家去了幾個老同事，有的他根本都不認識，我們在一起嘮嗑的時候，他突然的，就當著我那些老同事，就自己開始懺悔了。我根本都沒想到，我都非常驚訝的瞅著他。後來我那幾個老同事，當時都激動得不得了，然後就跟我說，什麼是大菩薩？這才是大菩薩。這個懺悔，一般的要不是菩薩，誰能說得出來？人家就懺悔了。

起沒起作用？起作用了。我姑娘的老師，也教過我姑娘，也教過我兒子，她的老師那天在場，聽了以後也挺激動的，回去的第二天就給我打個電話。她說劉老師，我可得感謝妳家大菩薩，妳老伴真是大菩薩。我說妳怎麼感謝？她說前天妳老伴的一通懺悔把我家懺和諧了。我聽了挺納悶，因為她老伴沒來。我說張老師，怎麼我家大菩薩懺悔，把妳家懺和諧了？她說，「我太感動了，那真是真心懺悔。另外劉老師，我太了解了，我現在才知道妳經歷了那麼多苦難，妳怎麼過來的？我回來一想，這些年我對我老伴做得太差了，我和妳沒法比，我和妳家大菩薩也沒法比，所以我就跟我老伴說，從今天開始，我一定要改變我自己，我跟你和諧，我對你好。」三天之內，她家和諧了。

你說咱們學佛好不好？多好！你說是好事是不是？雖然這是應該說，一般不願讓別人知道的事，但是真心發懺悔了，確實是消業障。我老伴現在特別好，表現可好了，身體狀況也好，精神狀態也好。我出來，從來不攔著我，就是我要告訴他我上哪去。有時候我要是出發了，我不吱聲，那就是我不能告訴你，他說行。我說我沒有祕密，他說我知道妳說的什麼意思，他明白我說的意思。我說不是這樣的話，我到哪、我幾天我肯定告訴你。他就說，早去早回，去吧。就是這樣。你看是不是，由不和諧，你自己心態一轉變就和諧了。如果那個時候我那種心態，我就和他分手了，沒有今天，我

也沒有今天的成就，他也沒有今天的成就。我們倆相約，同修同修，一起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團圓，今生是夫妻，走了以後，往生以後，一定要到西方極樂世界。

一開始我不太放心，他說老伴妳放心，妳別看人家都說妳修得不錯，我修的不次於妳，西方極樂世界有我的分，有我的位置。我說那我都不知道，西方極樂世界有你的位置？他說有我的位置，妳就放心吧，妳該什麼時候往生妳就什麼時候往生，妳要先往生了，我給妳念阿彌陀佛，我送妳去見阿彌陀佛；我要先往生了，妳給我念阿彌陀佛，送我去見阿彌陀佛。所以我們家裡就現在談起這個話題，生生死死、往生什麼的，很平常、很坦然、很自在。所以他們有人去了說，妳家現在這氣氛太好了，不管嘮什麼嗑，全不離佛法，都圍繞這個話題，真是挺好的。所以我說家庭和諧問題，如果咱家裡有學佛人，咱家不和諧，學佛人要承擔責任，對不對？因為咱是學佛人，人家對方沒學佛，不和諧，主要的責任在你身上，你要勇敢的把它擔當起來，轉變自己的心態，會和諧起來的。一個和諧的家庭，對於一個社會，它是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。

另外一個不和諧的因素，除了這個錢財之外，除了我剛才說的這方面的事情之外，就是孩子教育問題。孩子教育問題，現在有很多家庭有分歧意見，譬如說爸爸媽媽的教育方式方法，和爺爺奶奶、姥姥姥爺的教育方法不一定合拍。老人他比較疼愛晚輩，父母想讓孩子成材，所以有些時候這個家庭教育、社會教育、學校教育，有時候就出點小插曲，有時候夫妻之間教育方法也不一樣。我為什麼能把這個問題說得比較透？因為我曾經當過老師，我也曾經當過校長，我曾經是媽媽，兒子、姑娘上學，我現在是孫女的奶奶，過去我自己又曾經是學生。我都經歷了，所以我知道，現在對孩子的教育問題，有些時候是有分歧意見的。

譬如說我家，我兒子和兒媳婦對我孫女的教育，就相對來講，我孫女說，「奶奶、奶奶，我在我們班是最寬鬆的，我爸爸媽媽從來沒打過我、沒罵過我。」我說那怎麼還有打的、還有罵的？她給我舉個例子，她說我們班誰誰誰，不說把把考第一，也差不多，她說這把又考第一，叫他媽給他胳膊上掐了一個一個大紫痘。我就挺奇怪的，考第一怎麼還掐成大紫痘？我孫女說，因為沒達到他媽媽那個分數線，儘管你已經考全班第一了，你沒達到我規定那分數線，你也得挨揍。完了我孫女告訴我，「奶奶，可慘了！妳看我長這麼大，我從來沒挨過打」，我說那以後我也告訴妳爸爸媽媽，妳也得考第一，不考第一也得掐妳大紫痘。她說不能，我爸爸媽媽不掐我。就這樣事的，所以她是比較寬鬆的。但是就是各種各樣的班，我孫女也，我估計不是讀兩個班就三個班，反正是星期六、星期天是不休息，出去上這個班，補習班。

她學習挺好的，這把告訴我，「奶奶，我向妳報告」，我說妳報告什麼？「我這把沒考好」，我說怎麼沒考好？「我這把考第四名」。因為她是重點校，她又是重點班，我認為考第四名已經不錯了。過去她在小學的時候打ABCD，她們不打具體分，打ABCD，完了荷荷（孫女）告訴我，我這把打什麼打什麼，反正一般的都得是A，還有A+，就這個圈圈裡。我說孫女，奶奶告訴妳，ABCD不是D是最後的嗎？妳就是打個D，但是妳認真了、妳努力了，妳也是奶奶的好孫女，那就行了，奶奶不看妳ABCD，奶奶看妳做人做得怎麼樣，要善良，要幫助別人。你得好好培養孩子有一個好的品德。所以這次據說是考試之前，老師問，「妳這次能不能考第一？」每次考試之前老師都要問我孫女，妳這把能不能考第一，就盯上了。妳那把考第一，這把也得考第一，下把妳還得考第一。我說孫女，那妳咋辦？孫女說，「我不理睬，我不正面回答，我臉往一邊一扭，我

心裡就想，奶奶說了，只要我努力就行了。」所以我的教育方法、理念可能和我兒子兒媳婦的教育方法就不完全一樣。

雖然我過去搞過教學，我也曾經當過教育工作者，我主張減輕學生負擔，我不希望孩子們從小就失去快樂的童年，我希望他們有一個快樂天真的童年，別把那大書包壓上，一會這個班、一會那個班，回家沒完沒了的作業。我給孫女出了個餒主意，我說「孫女，妳那一摞卷，給我看」，「奶奶，這一摞卷都得要做完」，我說妳那樣，妳從這一摞卷裡挑出來兩張，然後再從這兩張卷裡挑出兩道題，把這兩道題做完了，妳這一摞全完成了。我孫女說，「不行，奶奶，老師要檢查的，要交上去的，做不完老師要罰的。」我說那怎麼個罰法？罰你抄課文，寫這個、寫那個，紅筆寫完藍筆寫，藍筆寫完紅筆寫，最後老師還得查行，看罰你夠不夠。太慘了。所以在這個教育問題上，我希望咱們在座的家長，無論是爺爺也好、奶奶也好，給孩子放鬆放鬆，減輕負擔。

過去我沒退之前，管減輕企業負擔，現在我呼籲減輕孩子們的負擔，太苦了、太累了。從六歲開始上學，大書包就十來斤，得背到啥年月是完？所以這樣，最後如果孩子回過頭來想一想，我的童年是怎麼過的，我中學是怎麼過、大學是怎麼過的？好像大概就一個字，苦！是不是就這個？所以咱們在座的家長，如果能理解我說的這段話，希望從你們做起，夫妻之間好好商量，對孩子怎麼個教育方法，不要在孩子問題上產生矛盾。有的家長說，「我說這麼教育，他非得要那麼的」，兩人在孩子面前就爭論不休，最後你說孩子聽誰的？對孩子影響不好。咱們大人意見相同也好、不相同也好，在討論一些問題的時候，最好是避著孩子點，別在孩子面前說，講究方式方法。

咱們那個和諧家庭，你說還有哪些個因素不和諧，也就是老少

之間、夫妻之間，也就這些，你把關係都處理明白了就和諧了！所以這個問題，為什麼我今天在這裡講這個問題？就是在我接觸到的，就現在十家有九家都不和諧，這個問題真是挺嚴峻，各種各樣的矛盾。尤其前幾天，有個比我大的一個老大姐給我打電話，說「素雲，我想跟妳嘮嘮心裡話，電話裡可能不好說，我上妳家去跟妳說」。我說大姐，我這一、二天要出差，等我出差回來妳再過來行不行？妳大概跟我說說怎麼個話題。她說我和我老伴分手了。我當時一聽，心裡一忽悠，「都七十來歲了，分手了，誰也不管誰了」，這是一。第二，因為房產問題正在打官司，累得精疲力盡，今天一個傳票你得去出庭，明天一個傳票得去出庭。我電話說了一句，我說大姐，妳過去打過官司嗎？她說沒有。我說那妳第一次打官司，妳跟誰學，去說啥？這官司咋打？我說妳找律師了？「我沒找律師，我怕花錢」，找律師不得花錢嗎？所以現在就是老兩口在公堂對立。已經上了好幾次法院了，說判決肯定是判決了，就是徹底分手了，現在就是房子怎麼個分法，沒達成最後協議。就是讓我給出個主意，「素雲，妳告訴我，我怎麼能把這個房產爭過來？」我說這個我不會。我說妳要問我，我告訴妳大姐，放棄，我就給妳出這個主意。我不會幫妳出主意，妳怎麼整能把這個房子弄到手，不給那老頭，這個我說不出來。凡是佛友找我說這方面的事，我給他們出的主意都是放手、放棄，咱們不爭這個。這個房子他需要給他，這些錢他需要給他，妳就有個念佛地方、有個吃飯地方、有個睡覺地方不就足夠了嗎？妳爭那麼多幹啥？我說妳看我多輕鬆，妳再一個什麼大床，妳睡覺不也就佔那一綑嗎，對不對？妳說我樓上樓下，什麼複式樓，那妳這一宿還能一樓睡一個小時，又上複式樓二樓我又再睡那幾個小時，妳折騰這一宿能睡著覺嗎？妳就老老實實擱這地方睡就完了，多消停！所以現在很多就這方面的事就在我周圍發

生的，我能聽到的已經很多很多。所以咱們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是動腦筋、長智慧。

咱們學佛法得長智慧，你會處理這些問題了，自然你就輕鬆、你就快樂，你的家庭就和諧了。你的家庭和諧了，你能影響你周圍的親朋好友，他一看你的家庭和諧了，他肯定會向你學習。就是如果他知道你以前家庭不太那麼和諧，你現在改變了，他會很羨慕的，他會向你請教的，你們家怎麼變化的？你說這樣咱們是不是變相的，用另外一種渠道，咱們都弘揚佛法了？因為我們是學佛的，佛陀怎麼告訴我們，師父講經怎麼告訴我們，所以我們怎麼做的，現在把這個問題解決了。我們這不也是在度人？所以和諧家庭這個問題說起來很複雜，但是實際上並不是那麼不可解決的，是可以解決的。因為這個問題，師父在講法的時候也說過好多次，就是想我們這個心量，學佛人能不能把心量放得大一些，你放得大一些，你仔細想想，什麼問題解決不了，過不去？你要是心量放大了，你把師父講的法聽明白了，你回過頭來你就想，「我那時候怎麼那麼可笑，這個問題沒想通，那個問題沒想通，我那個時候太沒有智慧了」，你就會這樣來說自己的。因為這些個問題就我來說，我想不通的時候，我知道我多麼痛苦，當我過了這關，我想明白了，我明這個理了以後，我是多麼快樂。我有這個對比，這個對照、這個體會，所以我就想把我這個感受和同修們分享，讓大家都快樂起來，也把那煩惱減少、減少再減少。

現在形勢怎麼樣，大家都知道。如果聽師父講《大經解》，還有以前講的《還源觀》，還有《無量壽經菁華》，如果大家聽過這些光碟，很多道理在這裡面都講得非常清楚，我們不至於陷在那個小圈圈裡不能自拔。譬如說這是一個泥潭，我們陷在裡邊的時候，你往外拔呀拔呀，可能一開始比較費勁，當別人幫你一把，誰來幫

你？佛菩薩來幫你，師父來幫你。這個幫就是用講經說法來幫你，你明理了，你一下子就拔出來了。拔出來你回頭一看，原來我為什麼要跳到那裡去，我為什麼不在外面？譬如說有個井底之蛙，一個井，一隻青蛙在井裡，牠看到的天可能就是井口那麼大，因為牠只能看那麼大的面積。當這個青蛙從井裡跳出來以後，原來天是這麼遼闊！是不是這樣。

我第一次來香港，我見著老法師以後，我最最感受深的，就是老法師那種博大的胸懷。因為師父說了一句話，可能在很多光碟上師父都說過這個話，我不知道大家注沒注意，師父說不要和任何人、事、物對立。就這句話，咱們聽了是不是很簡單，不複雜，你仔細琢磨琢磨，不和任何人、事、物對立，做起來難不難？比較難。它這個範圍，人事物，然後前面還有加個任何，就是什麼人、什麼事、什麼物，你都不要和它搞對立。誰是我們的好榜樣？師父上人。他這一生所經歷的種種磨難、種種坎坷，多！咱們沒有經歷的，師父經歷了。我不知道你們在聽光碟的時候，聽沒聽師父說過一句誰不對、不好？我是沒聽說過。現在的形勢也不是那麼平靜，你看師父多麼淡定。我上次曾經說，我說我這回見著師父，我才知道什麼叫戒定慧，什麼叫在定中。原來理解面壁、打坐可能那叫入定，現在我才知道，師父一舉一動，舉止言談都在定中，什麼事情都如如不動。

今天我們在休息的時候，我對著兩個同修我們就說起，說上一次我在這講課的時候，我講到那一段，就是啟請老法師住世，這是眾生的福分。講到那的時候，可能我也比較激動，因為我不太愛激動，就那一次我真是不知道，當時我都不知道我怎麼一下子，我自己就很激動。然後在下面那個十樓房間裡，不是他們在那聽嗎，那一次是師父，我講了七堂課，師父一直在聽。然後我講到那的時候

，我們有的佛友當時就特別激動，就跪下了，然後哭了。屋裡可能是好多佛友，大家都紛紛跪地下了，因為師父就在那坐著，也在聽。完了師父就說，「都起來、都起來，你們的心動了，應該是如如不動」。你看，我這面動心了，讓我影響那面的佛友也動情了，然後師父告訴不要這樣，要如如不動。我們沒做到，這就是我們要向師父學習的地方。這麼多年，師父真是修出來了、鍊出來了，那才叫如如不動。

有時候我就想，如如不動，什麼時候能如如不動，往那個方向努力。反正現在對我來說，我的感觸是，一般的事好像動不了我，不能讓我動心、動情了，這次又表現不好。我給你們舉個例子，就我來之前，你們看，我不知道你們感沒感覺到，我今天說話不太利索，就是兩面牙全疼，都腫了。中午這面都給我做的小灶，我吃不了飯，給我煮了碗麵條，這麵條不用嚼，我吸溜吸溜咽進去了，就這樣。因為它兩面都腫，喘氣都疼，可能是神經性的，就是上來一股火。又沒如如不動吧，我還跟人家說，我說你們整不動我了，結果第二天就給我來個考題，人家就看看能不能整動你。我現在回過頭來我又看明白了，但是事情已經發生了，已經過去了。

我一個好朋友，遇到了一件事，完了就找我幫忙，我盡心盡力去幫她，而且我覺得這個事我那麼做是不對的，我不能這麼幫她。你說我當時起心動念是啥？這是我二、三十年的好朋友，她遇到難處了我不能不管，我幫她是錯的。當時刁居士，現在跟我一起來，在這，她就說我，「大姐，這件事妳這麼幫她，對還是不對？」我說我知道不對。她說不對妳怎麼還要這樣做？我說這又是情執，一下子這情執就起來了，就是我無論如何，我說哪怕這次我跟她一起造業，我也不能看著她哭哭啼啼，大熱天我不管她，我必須得幫她。然後我還沒那麼大力量，需要人民幣，我沒有那麼大力量，我就



張羅出去借去，我讓刁居士，我說小刁，出去幫著張羅張羅，給她借錢，還不能說謊。完了這錢就沒借來，人家一聽，某某某某理由，人家說這種情況不能借。很正常，人家做得對，人家不借也沒啥說的，是不是？人家說要吃不上飯、遇到難題了那沒說的，肯定借。這不就沒借來，沒借來我這火一夜之間就上來了，這牙全都開始疼，然後包也起來了，眼睛也睜不開了，黏答答的。完了尤其我那朋友來，在我面前也哭、打電話也哭，我簡直受不了。

我這人特點是我自己苦、自己難，行，別人苦別人難我受不了。這個事要是換成我自己，我肯定我自己扛著，我不可能去求人。因為我這是不對，但是攤在我朋友身上，我就想錯了我也得幫。是不是情執？一下子這情執就上來了，就弄了這麼一股火。正好，你看看我就是二、三天以後就開始出發，上這來，就那兩天就病了，但是我必須得堅持。所以這兩天吃飯，來這以後幾乎吃的東西我都整嚥，因為我吃得很少很少，要不我就喝點小米粥，就是這樣的。後來被這面的同修們發現了，今天中午就給我開小灶，給我煮麵條，我特別不好意思，我說不要這樣，大家吃什麼我吃什麼。有很多菜，自助餐，可以選，我可以選軟的，我說我吃飯少，這股火沒下去。那你說沒有這件事，我以為我情執放下了，就是一有這件事發生，我才知道我情執沒放下，最起碼我沒有放徹底，就導致火到這種程度。所以我說當你不遇到事的時候，你可能感受不深，你覺得我差不多了，當你遇到具體的事的時候，你過去了，說明你這張考卷考成了，你考合格了；當你過不去的時候，你這張考卷沒考過去。

我總結出來一條規律，就你這個事你要過不去，沒完，保證還考；你什麼時候這個卷考過去了，這個題就算過去了，又一道新題跟上來了。我們有佛友說，不學佛的時候好像還沒感覺到有什麼事

，怎麼一學佛以後還這麼多事，佛菩薩也不保我。這種理念大家就知道是對還是錯，你為什麼要學佛，你學佛誤區，那可能是求佛保佑家裡和美、身體健康長壽、做買賣能賺錢、孩子上好學校、找個好工作，等等等等。燒香拜佛，去廟裡燒香許願，我孩子這把要考上好學校，我給你披紅，怎麼怎麼的。這我都聽佛友跟我學的。因為這些事我從來沒辦過，我都不知道，我都不懂，我說還有這麼多說道？然後考完了，沒考上理想的學校，「這佛也不保佑我，沒靈，不給他披紅了」，就是這樣的。你說這種學佛是真正的信佛嗎？不是真正的信佛，他就是走到一種誤區去了。

我今天是為什麼又說到這個話題，我上午就告訴你們，我坐在這我說什麼，我事先不知道，我跟你們說，那也可能就需要我說這個話題，我就說這個話題，不是我現想出來的，我也想不出來。現在有很多佛友就在這個誤區裡打轉，就是為什麼我學佛不靈？為什麼他學佛就靈、你學佛就靈？我說你真學，誰真學誰靈；誰不真學，誰都不靈。佛菩薩那種佛光普照，我上午說了一句，那是普照，不是說照你不照他。就像基督教有一個「神愛世人」這句話，《聖經》裡，老法師講課的時候經常提到這個。神愛世人，是也愛你、也愛我、也愛他，不是說愛你不愛我，因此咱們就不分別。

前兩天我們同學聚會，一九五四年的小學同學，這不都五十多年了，五十多年沒見面了，我從黑河回來，說要聚會，我說那好，只要我有時間我就過去，我們就去了。去了以後有個同學跟我說：「素雲，妳現在簡直神了！」我說我怎麼神了？他說，「現在我們那早晨出去鍛煉，我聽他們說的全是妳。完了我就說了一句，我說我和劉素雲是同學，就這一下子，就把我裡三層外三層把我包圍了，說你是劉素雲的同學，你太幸運了、你太幸福了，讓我們摸摸你，我們摸摸你就等於摸到劉素雲一樣。」給我說得直發愣，我說幹

嘛這樣？他說因為他們恨不能馬上就能見到妳。我說怎麼能這樣，我不就是個普通老太太，然後我這同學說了一句，他說他們說，「你看你同學，人家劉素雲信佛信得這麼好，你信什麼基督，你趕快回去信佛吧！」完了當時我就說，他們說得不對，人說「寧動千江水，不動道人心」，你信你的基督，你好好信，你好好念你的《聖經》，按《聖經》的要求去做，它是勸人向善的，我信佛和你信基督一點不影響，互相不矛盾。他說「素雲，妳這麼說我就高興了，妳看我一尋思我都受洗禮了，妳說我咋改信佛？我也捨不得。」我說你不用改，你信你的基督，你不已經受洗禮了嗎？那你就虔誠的信你的基督，我虔誠的信我的佛，咱倆還是好朋友好同學，互相一點不影響。所以在信佛這個問題上，真是有好多誤區，咱們應該從那裡跳出來。

我們周圍也可能有一些信仰不同的人，這個沒關係，萬法歸一。你看人家說，宗教領袖都是觀音菩薩示現的，都是佛菩薩示現的，我們為什麼要區別？你這樣說人家如何如何，人家肯定心裡不高興，人家說我們，我們心裡也不痛快，是不是？不干擾，不影響。我的理念就是我按淨空老法師，我們師父上人的理念，就是世界宗教是一家，你不要謗任何人的法門。就這個問題，現在好像始終沒有得到解決，信仰不同的一到一起，有時候就因為這件事，你說你對，他說他對，就這樣事的。沒必要這樣，能不能不爭論、不討論、不辯論，有信仰自由。你說人家要是信佛，你就高興得不得了，人家要是別的信仰，你就說不行不行，還是我們這個好，這樣你不是謗人家的法門嗎？弄不好，你斷人家法身慧命！有時候他就弄糊塗了，我到底信哪個？你看有的老菩薩，幾十年信佛，現在信糊塗了，因為啥？聽得太多、看得太多。見著我就說，「劉居士，我現在都信糊塗了，我不知道我念什麼經、念什麼佛，我不知道我該怎

麼修行了。」我說你怎麼糊塗了？他說我聽得太多了，人家說這個好，我就跟著這個跑，說那個好，我又跟著那個跑，說東風我就隨著東風走，說西風我就隨著西風跑，跑來跑去跑了十來年下來，我把我自己跑迷糊了，跑糊塗了。就這樣式的，你說耽誤不耽誤事。所以咱們不說人家法門如何如何。

我是怎麼做的？就是你要是修密宗的，我讚歎你的法門，你好好修。因為密宗基本上是持咒，師父交代那些咒子（他們都叫咒子），我說你好好持你的咒；如果修禪宗的，那你好好修你的禪。如果不是這樣，人家問我，說我現在還沒進佛門，我要進佛門，我修哪個法門？那我向他介紹淨土念佛法門，我是採取這種方法。你別人家一說修密的，你說那不行，你得過來修淨土；修禪的也不行，也得修淨土，你這樣做有時候起副作用。所以我是，沒學佛的、沒進佛門的，你讓我介紹，我介紹你念佛，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，我是這個理念。所以這個問題，如果我今天能說明白了，我希望在我們同修中間，以後再遇到有修學其他法門的，咱們不犯這樣的錯，不犯這樣的毛病。

學佛應該是一個幸福的事情，快樂的事情。我上午跟大家說那三句話，我不知大家記沒記住，第一句話就是方東美先生說的，學佛是人生最高享受；第二句話，也算我的心得，念佛是人生最大快樂；第三，作佛是人生的終極目標。如果我們這一生能夠把握住這三條，老老實實的念阿彌陀佛，我們成就了，到那個時候，可能是我們人生的最高目標就實現了，那是最最快樂、最最幸福的事。

後面還有一點時間，我想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說點什麼？就是說，正月初一師父開始在網上講，說到我的事情，逐漸逐漸的引起了很大的反響，我現在就成了名人。我不想成名人，因為我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，我就是想老老實實的念佛，今生了脫生死，能夠今生

成就，這是我最大的願望。但是現在既然師父把我推舉出來了，我不能讓師父失望，我一定努力去做，繼續好好修行，今生一定要成就自己，這是我大實話、真心話。我對各位同修，因為現在可能有的在網上看，我希望通過這個機會，我想跟大家說，你們要把我當做一個普通的人。因為有的佛友對我的評價、說法太高太高了，甚至有的比師父在網上對我的評價都高。你們不要這樣評價我，因為什麼？我說的是不是實際話，如果你們把我看得很神祕，覺得我如何如何，那可能你會產生這樣一種想法，「人家劉居士，人家是不一般，怎麼怎麼的，咱不行」，你還有信心嗎？因為我和你不一樣，我比你高得多的多，我如何，你不就沒有信心了嗎？不是這樣的，你們現在不是面對我、看著我，我不就是一個普通的老太太嗎？就是得了這場絕症病，我沒死，這大實話！我念佛念好過來了，給你們看的就是這個。之所以師父把我推舉出來，這就是原因，我分析這就是原因。因為得這個病的，沒有幾個能活過來的，我還不能打針、還不能吃藥，我活了，活到現在，挺好。怎麼好的？念阿彌陀佛念好的。就是這個好像是挺稀奇，我這個人啥稀奇的沒有，上次你們如果有見到我的，這次你們見到我，你看我有什麼特殊的地方？我不和你們是一模一樣的嗎？你們千萬要把我當做一個普通人，不要把我看得那麼神祕。你們要把我看得神祕，我就覺得我們的距離一下就拉得很遠，我希望我們沒有距離，零距離，咱們都是一樣的同修。

每個人真心誠意的念這句阿彌陀佛，如果你身體有毛病，你會好的，你要有這個信心。我這絕症病我都念好了，你有點小病，沒問題，一定會念好的，但是一定要有這個決心。我是死路一條，死心塌地我就念好了，如果我還猶豫，我還有期盼，我那個時候我是一心求往生，我沒求生，我那個時候我要求生，我怕死，我肯定死

了。因為我沒有求生，我是求往生，一心一意念阿彌陀佛，希望阿彌陀佛接我回家，所以我過來了，就心地特別坦然、特別平靜。你說是不是？你們現在看到我就是一個真實的我，就是這樣。所以我希望，你們如果有機會，向你們周圍的親朋好友，尤其是咱們這些同修們好好宣傳宣傳。不是讓你們把我宣傳成名人，你們就告訴他，那個劉居士就是一個普通的老太太，她就會念阿彌陀佛，她念佛真誠，她老實、聽話、真幹。師父說我那六個字是學佛的祕訣，師父這麼說了，如果你們也認為是祕訣，你就學這六個字就完了，把我這個祕訣你要學去了，你就成佛了！誰學去誰成佛。我說的意思，我真是不知道用什麼語言來表達，這是一個我要說的。

另外我再跟大家說，就是我是一個普通的在家居士，我們都是一樣的。我希望大家能夠理解我，不單是現在在場的，還是在網上看直播的，我希望你們理解我什麼心情？不要給我送錢送東西，好不好？你們應該理解我的心情，我這種心情是非常真實的，大家靠工資生活，掙那點錢也不容易，現在我就三條都滿足了，我啥都不需要，我有吃飯的地方，我有念佛的地方，我有睡覺的地方，這三個條件我全具備了。所以你們不要在這方面太關心我，總覺得劉居士不知道自己照顧自己，我們得照顧她。我真是非常，從內心感恩你們，感謝你們，但是我不希望給你們帶來負擔。不要這樣做，你們這樣做可能產生一種什麼後果？這我跟大家，我經歷了我就跟大家說，可能有的人想，這劉居士到全國各地去講課，各地都給她錢，她這下子可發了吧？我告訴你們，一點沒發，我一分不要，我一分不收。我在哪講課，哪塊給我的錢我一分不留，就勢就留在那個道場，就是這麼做的。所以你們想，我這麼做的，你們能不能體諒我心情，就滿我這個願。以後你們希望和我交流，希望和我親近，覺得這老太太還有點人緣，我都理解，你們想怎麼親近怎麼親近，

想聽我說點啥，我就跟你們嘮點啥，行不行？就是在這方面你們也滿我的願，好不好？希望你們理解、理解，理解我的心情。今天時間快到了，咱們就說到這，謝謝大家。